

张广明 著

華夏出版

美女别墅覆灭记

100765

I247.5
1206

美女別墅覆灭记

华夏出版社

1988 北京

责任编辑 张 长 怀

封面设计 布尔固德

美女别墅覆灭记

张广明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186千字 插页2

1987年12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120,001—146,700

ISBN 7-80053-145-7/I·050 定价：1.65元

目 录

一	陷阱	(1)
二	铁窗冤狱	(17)
三	证据不攻自破	(39)
四	我只想马上走	(48)
五	一语惊心	(62)
六	夜入魔窟	(73)
七	赵九星这个女人	(90)
八	绝处逢生	(102)
九	美女别墅	(117)
十	狭路相逢	(132)
十一	一个不可捉摸的女人	(146)
十二	望仙台酒家	(169)
十三	城坊路七号	(180)
十四	行迹可疑的人	(195)
十五	失踪的歹徒	(216)
十六	漂亮的伏击战	(228)
十七	神秘的主谋	(239)
十八	落鹰谷凶杀案	(252)
十九	一把带血的匕首	(264)
二十	战斗并没有结束	(268)

一 陷阱

我这个人的大半生，一直都在跟厄运打交道。我逃过荒，要过饭，挨过张吉元的整，受过董文山之流的欺骗和凌辱。我被出卖过，我被诬陷过，也自己害过自己。总之，在我度过的漫长的数十个寒暑中，一切人世间的烦恼和不幸，都曾一古脑儿光顾过我。

但是，在挫折面前，我从来不承认失败。有人说我“不撞南墙不回头”，其实，撞了南墙我也不回头。我不愿象一泊死水，虽然平静，却发出腐臭。几十年来，我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样一个信条：生活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不被激流吞没，我在拼搏，我在抗争。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爱情还是事业上，我都没有获得过成功，相反，我在生活上所遭受的不幸和打击却越来越重……

特别是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我碰到了一件最为可怕而麻烦的事情。出于意外，我偶然跌进了一个预谋杀人的陷阱，如果不是有杜丽萍这样的好刑警，说不定我可能带着强奸杀人犯这种难以洗刷的罪名，早已被判处极刑，砰然倒在枪口下，做了冤死鬼。

现在，让我来把这桩真实而又离奇的经历，从头至尾叙述

一遍吧。

事情发生在北京“新十六景”之一的著名旅游点——房山县境内的“十渡”风景区。时空追溯到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那一天早晨，我爱人突然提出要去十渡，一听此言，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立刻随声附和，手舞足蹈起来。

对于爱人的提议我很反感，以往的经验教训过我，我们常常是乘兴而去，不欢而归，说不清是她的毛病还是我的毛病，反正一到外边去玩，我们就不断争吵，直至闹得面红耳赤，相互伤了感情。

教训是深刻的，我真不愿意再和爱人出去玩。可是，看着孩子们那副眼巴巴眼望的小脸，我的心软了，我不忍拂他们的高兴，只好让了步，表示同意去。孩子们一阵欢呼雀跃，我看了也感到高兴。不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之感，模模糊糊地笼罩了我的心，也许是情绪低落的客观反映吧？它使我直到行前的最后一刻，还是那样踌躇不决。

“怎么啦？看你那副晦气样子，”爱人满脸不快地望着我：“说，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谁说不去啦？”我有点上火，但是我不愿意当着孩子们的面和她争吵，只得压住火，说：“去……”

爱人没有再说什么，她收拾了一下，当天下午就跑到永定门火车站，买好了次日早晨六点半开往十渡的火车票。

晚上我与爱人商量，最好把她的小妹妹带上，孩子们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不明白，我爱人一共有三个妹妹，孩子们为什么偏偏如此喜欢他们的老姨。

这一夜，孩子们的话特别多，不管我的态度有多严厉，

道理讲得有多清楚，孩子们还是瞪着两只大眼睛难以入睡，虽然他们还没去过十渡，但他们的心却早已飞到想象中的十渡去了……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大座钟的鸣声几乎同时叫醒了我们全家，我爱人忙手忙脚地整理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包裹里装的是一天的食物，还有游泳衣、橡皮船什么的。

十几分钟以后，我们起程了。我们一行六口人骑着三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大包小包，后车架上带着三个孩子，顶着满天星斗，踏上了旅途。

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北京站，急忙把自行车存起来，接着改乘20路公共汽车，朝永定门火车站赶去。空荡荡的马路上车少人稀，当我们到达永定门火车站的时候，时针刚刚指向五点五分，天空还一片朦胧。

我们想找个较好的地方，来消磨这一个多小时的候车时间，但是整个火车站拥挤不堪，候车室和广场上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有扔弃的食物和孩童的便溺，使得车站内外污臭不堪，遍地狼藉。看着这躺着的、坐着的、和站着的人，听着他们各式各样的乡音，我心绪茫然，莫衷一是。

我的女儿和儿子平生还没坐过火车，他们三个人团团围住他们的老姨，听她在那里东一句西一句的胡诌呢。我爱人却在忙着上厕所，然后又四处找热水，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好不容易熬到检票时间，我们随着乱哄哄的人流拥上火车，然后是忙着对号抢座位，直到火车开动了十几分钟，车厢里还象一窝乱马蜂……

车厢里终于安静了下来，美丽的朝霞一束束照着车窗，

直到这时，我才有空打量我的那位小姨子。

她圆圆的脸庞，扁扁的鼻子，又大又厚的嘴唇，怎么看也说不上美丽，甚至也不能算漂亮。但是，细端详，她身上似乎有一种别的姑娘少有的东西。什么东西我说不清楚，也许叫作吸引力吧？总之，她虽然不漂亮，但却具有一种特殊的风韵和魅力——挑逗性很强的魅力，初次见面，她会使人产生一种微妙的想法。所以，她很引人注目，也很容易招来风波。

她下身穿着一条洗得发了白的牛仔褲，上身穿着杏黄色的紧身衣，头上戴一顶英式镶边凉帽，整个穿戴打扮，都充满了超时髦的浪漫主义色彩，土不土洋不洋，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再加上她把自己女性的线条勾画得那么突出，还不时故意得意洋洋的“显派”，很快她就把许多人的眼睛吸引到了自己身上……

我这个不知道检点的小姨子啊，当我和她大姐结婚的时候，她才四五岁，怀里常常抱着一个脏脏的布娃娃，可是转眼间，她变得这么大了，胸脯鼓起来了，身体也越来越丰腴……

她在旁若无人地说笑着，笑声传遍了全车厢，对于她这种一点儿不知道自行约束的轻薄行为，我深感不安、焦躁、和恼火，她每笑一次，我的心就悬起来一次，我深怕要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不错，怕鬼鬼偏找上门，我那位惹是生非的小姨子还在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相隔不远的对面座位上，忽然有人朝这边吹了一声口哨：

“哈罗！”那人站起来向小燕——我的那位疯小姨子扬着胳膊。

我张眼望去，看见离我不远，有两个流里流气的青年，正

在向小燕挤眉弄眼呢！这太露骨了，我的火气陡然一撞，愤怒地瞪着那两张讨人厌恶的脸，真想一拳打过去。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强压怒火低声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

“哟，”那两个家伙相视一笑，然后看也不看我，自言自语地嘲讽说：“哪儿冒出来的‘火神’？哈哈……”

我腾地站了起来。

“姐夫，”小燕喊了我一声，一把将我拉住，红着脸嗫嗫嚅嚅地说：“您别生气，我……他们就这副德行，您又何必理他们……”

我愤愤地甩掉她的手，眼睛一刻也没停止与那两个家伙的眼睛交锋。

“年轻轻的，不学好，想干什么？”我狠狠地握紧了拳头，几次想冲过去。

“怎么啦，怎么啦，”我爱人站起来，气得满脸通红，冲着我也是冲着那两个人：“吃饱撑的？打什么架？”

那两个家伙哼了一声，虽然装作满不在乎，事实上已经软了几分，他们把脑袋探出窗外，不停地吹起口哨来。

“算了，算了，理他们干嘛！”爱人劝我，直到我表示听她的，她才很不放心地坐下。

其实，我根本就没打算事情就此结束，我这个人是个最固执、又最爱冲动的人。我对日常某些事情，充满了强烈的偏见，看见戴蛤蟆镜穿牛仔裤举止又很轻浮的人，就认定看见了流氓，尽管这种观念有时被人称之为陈腐而表示反对，也丝毫改变不了我这种顽固的看法。拿今天这件事来讲，我已经认定那两个家伙是流氓，而且有了事实证明，我就再也放

不下了。当然，我克制着自己，不会先动手，但我盼望着他们先动手，只要他们站起来用手捅我一指头，那么，我就有机会教训他们了……

于是，我斜侧着坐下，双臂交胸，尽管一点不动声色，但两只眼睛虎视眈眈，充满了挑衅。

那两个家伙起初还时不时地故意笑两声，或者偷偷地斜我两眼，嘴角撇一撇，时间一长，他们就渐渐泄气了。

我带着憋闷的愤怒，仔细打量他们，两个人的年龄都不大，超不过二十四五岁，穿着打扮倒也随俗，但举止行为太下流，象两条野狗似的不怀好意。

我们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僵持着，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很紧张。我们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相遇，每一次相遇他们都轻微地颤抖一下。邪不压正，他们终于被我看毛了，两个人嘟嘟囔囔打了退堂鼓，提起各自的马粪兜，灰溜溜地离开座位，到别的车厢去了……

“嘿嘿，”小燕噗哧笑了一声，随手扔给我一个苹果：

“姐夫，吃！……”

我没好气地瞪了她两眼，忿忿地说：“~~都是你~~！你还好意思笑哩！”

“行啦，行啦，这不完了吗！”我爱人冲着我翻翻眼皮，“四十多岁的人啦，犯得上跟些毛孩子呕气！”一见我要发火，她害怕了，马上又加上一句：“小流氓，你理他干嘛！看把孩子们吓的！……”

一句话我就软下来，我看看三个孩子，他们坐在那里默默无语，象木雕石塑的一样，只有三对小眼睛扑答扑答地闪着……

我望着孩子们，摸摸他们的头，冲他们笑了笑，三个孩子象被解除了魔法突然醒过来似的，立刻活跃了起来。

原来，我们是一共七个人坐着一对座椅，除了我们一家六人以外，靠窗还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二十六七岁的女的，她一直默默无语，再加上我被那两个流氓分了心，她并没引起我多少注意。这时气氛变了，我发现她又正在跟小燕细声细语地说话，不禁悄悄地打量起她来。

这是一个举止呆板、谈吐低沉的姑娘，她长相丑陋，体态也不丰满。凹凹的脸膛，翻翻的鼻孔，小小的眼睛，再配上一身寒酸的衣着和廉价陈旧的眼镜，更使她缺少姑娘那种应有的青春韵味，死气沉沉。只要看上她一眼，没有谁愿意再看第二眼。

不过她倒很和蔼，脸上总挂着那种与世无争的微笑。她也很安详，大概属于那种感情内向类型的姑娘……

我的目光很快就被我爱人逮住，她几乎立即醋性大发，她铁青着脸，眼睛轻蔑地斜斜我，悄声说：

“你到那边坐吧，那边有个空座位，别在这儿挤肉饼了。”

我很恼火，也很窘，但没敢违抗这种“妻训”，对面果然有个空座位，是刚才那两个下流青年走后空下来的，我只好去那边坐。

这时，那位戴眼镜的姑娘忽然活跃起来，她和小燕、和我的三个孩子又说又笑，与刚才的文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她掏出一副扑克牌给小燕她们算起卦来，她说些什么我听不见，但看见她前折后仰，神采飞扬，小燕也缩肩晃头，脸上挂满了笑容，我的三个孩子也很喜欢，轻松。

我不禁暗暗私语：

“她与刚才真是判若两人啊！……”

由于这段时间的折腾，使我深为烦躁，我开始思考这一次我究竟该来不该来。我后悔了，我认为带着爱人和小燕上十渡去玩，是犯了一个错误……

我观察着，看看周围是否还有那种饿狗似的不怀好意的眼睛。总算还好，除了那两个人以外，我再也没发现有流里流气的人。

火车隆隆地驶入了山洞，很多人在急急忙忙关窗户，不一时火车就驶出了隧道，但很快又进入了下一个洞中。一路上，火车钻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隧洞。黑暗和神秘，惊讶和好奇，车厢里一会儿喧声四起，一会儿又鸦雀无声。苍翠的山峦吸引着游人，秀丽多姿的峡谷也吸引着游人，绿色的田野，飘浮的白云，高高横架于对峙的峭壁之间、悬在空中的铁路大桥，以及蜿蜒的公路，曲折的小河，象电影中常见的那种叠印手法一样，掠过火车车窗。两个半小时以后，车厢内突然一阵喧嚣，原来，我们这次旅游的目的地——十渡已经到了。

十渡确实是名不虚传的“小桂林”，火车一进站，我就被起伏不平的重峦叠嶂吸引住了。出了车站，往东走了一段路，几百名游客便分成两股人流，一股沿着六七丈高的险陡的大桥桥墩旁边的一道斜坡走下去；另一股没有下桥，他们成帮结队地踏着铁轨，钻进了迎面那座深长的隧洞。

开始，究竟随着哪一股人流我也有些犹豫，又懒得问，索兴跟着那些嘻嘻哈哈的青年进了隧洞。这条隧洞长八百多米，洞内光线很暗，很不好走，好在有人随身带了手电筒，

他们在前面照路，我们也跟着沾了光。

不过，我真担心发生什么意外，担心小燕——我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姨子野性大发，不听招呼。我暗暗叮咛着妻子，要她提醒她小妹妹。但是进洞不久，我们一行六人就分成了两伙，相互间失掉了联系。小燕带着我小儿子和大女儿一溜烟地往前钻，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洞穴深处，我嘶声呼喊，他们也听不见了。

“都怨你，让你嘱咐小燕你不听！”我斥责妻子。

“得了，小燕也不是小孩啦，”爱人小声说，她小心翼翼地紧紧跟着我，一只手拉紧我的二女儿，象瞎子探路那样慢慢地走着，眼里闪着惊悸不安的目光。

我心里想：“天哪，这时可千万千万别过火车呀……”

人流已经断断续续地拉开，而且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拿手电筒的人越走越快，我们实在无法跟上，渐渐一点亮光也看不见了，我们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往前走。

忽然，后面有人吃惊地嚷了声：“火车来了！”

我被这喊声吓了一跳，我想去抓二女儿的手，可是还没容我反应过来，一列火车便象头发怒的狮子，呼啸着冲进隧洞。司机一定是个拿冒险取乐的冒失鬼，他不开车灯，一点儿不减速，却不停地拉响汽笛，列车带着巨大的风流冲了过来，象要把困在洞里的人碾成肉饼，统统吞进肚子里一样。

望着扑面而来的发疯的火车头，我一把拽住了爱人，拖住了二女儿，把她们拉进了“避车洞”。就是这样，当火车擦身而过的时候，风流的巨大吸引力，都差一点把我们拖翻，拖到火车的铁轮下面。

不身临其境是无法体会当时的感觉的，在火车驰来的一

刹那，有机会躲进避车洞的只是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来不及躲藏，只得卧在地上，或者贴壁而立，一切听天由命。

我感到十分恐怖，我生怕我的大女儿和我的 小 儿 子 出事，我听到了可怕的尖叫声，脑子里立刻闪现出血糊糊的场面……火车驰过后，我嘱咐了爱人几句，便不顾挨摔挨碰的危险，在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里跑起来。

我一口气跑出洞口，看见小燕和我的两个孩子正站在大桥边上唱歌，心里的石头才格登一声落了地。

又等了一会儿，我爱人和我二女儿走出了隧洞，她面色苍白，满脸乌黑，一见面，就担心地问我大女儿和小儿子：

“你们干什么走这么快？火车来的时候，你们躲在哪里？”她心有余悸，伸手摸摸儿子又摸摸女儿，似乎不大相信他们都安然无恙。

“我们躲进了安全洞，”我的小儿 子 抢着说。大人还为刚刚过去的危险后怕着，孩子们不但不以为然，还充满了自豪感哩！

我爱人叹了一口气，她的脸色渐渐平定了下来。

“前边还是一个山洞，”小燕兴冲冲地说，“长七百多米，听他们说，出了那个山洞就是‘六渡’了。”

其实，不用她说我也早看见洞口了。我们所置身的大桥下面，正是一条很深的峡谷，桥的两端连接着两个人工开凿的隧洞。我是下决心不再冒那种被火车追赶的危险了。所有选择了这条路的游人都在洞口外面踌躇不决。这时有人顺着桥基往峡谷下面走，我走过去问一个守桥的军人：

“同志，桥下边有路可走吗？”

他指了指峡谷的南面出口，指着沙滩闪闪发光的小河，

说：

“这儿是七渡，下面是拒马河；从河岸往东是六渡，往西是八渡，九渡，都有公路可走，别钻山洞了，这太危险。”

他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再也不想冒刚才那种风险了。我和爱人商量了一下，她也同意就此下桥。又是小燕嘻笑着拉起我大女儿就跑，我马上喝住她们：

“走慢点，要互相照护！”

我严厉的声调起了作用，她们都慢了下来。脚下是一堆堆石子儿，我们脚踏着石子儿一步步往下滑，稍一不慎就有可能从陡坡上摔滚下去，坡不很高，约有三十多米，这三十多米足可以把人摔伤了。

一下到谷底，我们立刻就被金黄的沙滩、碧澄的河水、青青的绿草吸引住了。不等我说，孩子们便都一个个脱掉鞋，挽起裤腿，跳进深不过膝的水中，拍打戏耍起来。这水太清亮了，在城里任何一个公园也见不到这样干净透明的水，它没有被工业废水和垃圾所污染，这样的水恐怕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天气很热，刚九点半多，就使人有点受不住的感觉了。我置身于山峦的怀抱里，远看青山叠翠，白云升腾。近处河水潺潺，怪石嶙峋。我没去过桂林，很难拿这儿的秀山俊水跟桂林做对比，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即北京任何一处有名的风景区，也难与“十渡”的自然风光相媲美。

离开七渡，我们决定去八渡游泳，然后到九渡去。

八渡的景色太迷人了，高高耸立的山峰一个套一个，色泽由绿到青，层次分明。抬头一望，一个个造形各异的峰峦在

白云中忽隐忽现，使人觉得简直是天上仙境一样。

拒马河沿着峭石奔流，广阔的河面上水光熠熠，一群群游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游泳衣，离开岸边的路，踏着河水嘻嘻哈哈地走。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

“看！仙鹤！”

顺着喊声人们都抬起了头。果然，在河岸的山上，在秀丽的峰顶上，一株迎客松附近，有几只不知是不是仙鹤的大鸟，它们有的在低飞滑翔，有的单脚独立，埋头整理羽毛，有的在互相追逐，又蹦又跳。

这样的美景只有在画儿上才能看到，但那是死物，不管画家的手笔多高明，也只能被誉作“栩栩如生”。但是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活的“松鹤长春图”，是一个百年难逢的奇迹！

我爱人满脸是笑，她挖苦我：

“要不是来十渡，你这一辈子也看不到这么迷人的美景吧？”

我也很高兴，深感真的没有虚此一行。要不是大约半小时以后一件意外的事件扫了我的兴，我或许会把这种饱满的兴致一直保持到底。可是生活往往违背人的愿望，正当我一家入在八渡的清水里翻腾游戏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被某种东西吸住。

那时我们一家刚刚吃完别具风味的午餐，我的爱人带着小儿子和二女儿正在轮流坐着橡皮船，你争我抢地闹；大女儿和她的老姨两个人正在浅水里拼命地撑着“柔道”；我正坐在峭壁下面一块象只海龟似的巨大石头上，那块石头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里，坐在它上面很容易使人想起《西游

记》里“通天河”的故事。可是就在我孩子似地浮想联翩的时候，一声细微但很清楚的啜泣，突然传入我的耳膜。

声音在我的头顶。我抬头一看，陡壁的半山腰有一个溶洞，一个绿衣彩裙的姑娘，正在拼力挣扎，象在奋力摆脱什么野兽一样。

我充满了怀疑，然而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两个丑恶的身影，他们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正是我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两个讨厌的东西。显然是他们在欺负那个孤立无援的姑娘，姑娘的啜泣又低又急，充满绝望。

我情急智生，大声喊叫着：

“喂！上面的，你们在那里干什么？！”

这一喊起了作用，姑娘不哭了，那两个傢伙也不见了，溶洞更深处被浓密的树木遮住，很快，一切都看不见了。

我的心忐忑不安，那位姑娘的哭声象放录音似的在我脑子里响来响去。我注视着山顶的山峰，注视着树木葱茏的山腰隘路，云雾缭绕的山岗上，朦朦胧胧地闪过粉红色的衣影，我的视野被树木阻挡，无法看清其人，但是一种恼人的莫名其妙的感觉，使我再也不能平静。

我站起来，急急忙忙穿好衣服，身后传来爱人诧异的问话：

“喂，你要到哪里去？”

“我到山上去一趟。”我做不出更多的解释。

“仙鹤已经飞走了。”爱人准以为我是去看仙鹤，她的声调里充满了不满。

我不由得犹豫了一下。就在这功夫，深山远谷有一种声音传入我的耳膜，仿佛是人在绝望中的惨叫声。爱人的申斥